

第二乐章 不知何处是他乡

通往古代的路充满荆棘，
朝圣途中只见异教的庙宇。
我赶返故国，
只见六朝僧依然入定如故。

我至今未串成念珠，
笨拙的手翻不开沉重的经书。
我的背囊空无所有，
除了一抹云彩，几滴清露。

2000/2013

还乡行

你披着春雨
奔向流浪的起点
学奏轮回的笛音

你曾梦想洗诗长江
那哺育你的母亲
或调箏石头城上
或戏鸢绿茵水滨
或掇拾风流的残片
于昔日的修竹茂林

你带回的
是恶吏与苦行僧的合奏
和不纯的乡音

男孩·老人

老师点名时
常忘记一个瘦弱的男孩。
他气机蓬勃，
灼然的眼神里蕴藏着生之火，
却就是不肯站到前排。

闹市的行道树下
坐着一位老人。
他静如雕像，
安详的眼神里荡漾着生之泉。
一群少年昂首阔步而过，
讨论着生命的意义，他们
不投老人一眼。

少年们重又回头。
他们想问问老人，
有没有看到他们遗落在路上东西。
但老人已经离去。

村头的老树

村里的一天总是从你开始。
市场上，时新的果菜，时新的闲言。
儿童嬉戏，邮差分信，老黄牛喘息。
夜里，你守护着每个熟睡的灵魂。

风托付给你潇洒，
雨托付给你迷濛；
我寂寞的年轻的心
也只放心让你保管
一串串泪珠。

无动于燕雀的絮·
你默默把世纪的现实与神话
织进年轮，
在瘢痕累累的躯干里深藏。

2003/1013

问（二）——小时候

小时候见到大人们

总是问：——

为什么蝴蝶儿有粉，凤仙花有泪？
燕子要剪什么，螳螂为什么舞刀？
为什么蚕宝宝会吐丝，柳公公会飞雪？
为什么乌鸦黑如墨，鸽子一身白？¹

风平常被卷在哪儿，
雨平常被什么串住？
如果星星们落下，
我们要用多大的篮子去装？

大人们总是回答说：
“去问 Cogito 先生吧！”

如今我长大了，
我依然，我更爱问为什么。
可人们总是回答说：
“去问 Force 先生吧！”

我的问题越来越蠢了吗？

2013

¹ 见波兰诗人Zbigniew Herbert (1924-1998) 出版于1974年的第四本诗集《Cognit》

一个梦

我躺在急诊室的高榻上，
我知道，虽然带分恍惚，
前面的门通向生命，
后面的门通向停尸房。
但好几只手，有的
握着收据，有的带着
酒精味，却把我推向
横向。

朦胧中，
我见到老友庄周。
他好意要护送我会人间。

但在入口处，
他愁眉不展地对我说：
“门票太贵了。”

“怎么办呢？”
他把双手一摊，摆动着说，
我却就着他双手的摆动醒了过来。

1990/2013

给李白

秦桑燕草的深情
胡姬酒肆的潇洒
已为产婆的神话击为碎片⁽¹⁾
恰够审查员们
在每一片上打一个 X

庄生的蝴蝶
轩辕的神矢
再度相逢应不识
多情剩有东风
依旧吹帽入花丛

⁽¹⁾ 产婆的譬喻见恩格斯《反杜林论》

给贾岛

十年磨一剑⁽¹⁾
却不见可赠的人

你每年成诗不足一句⁽²⁾
月下敲门的手也常缩回
生命不肯赐给你更快的脚步
因为它爱同你多盘桓一会

93. 12

⁽¹⁾ “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²⁾ “题诗后”：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虽有

虽有梵呗绕梁，
却怎能抵消四方的歌声，
颂扬着揽镜自喜的僵尸？

虽有诗情思飞，
却怎能穿越 PM2.5 的红尘，
揽浮云于九霄？

梦里的灵犀已燃尽
流浪者的背篓已罄

昔日的憧憬已尘面霜鬓，
再度相逢可还相识？

1993.5

语 言 二 首

(一)

语言啊，
你既不能犯上，
又不能犯众。
那麽你为什麽活着呢？
是为了吆喝吗？
是为了乞怜吗？

语言的主人啊，
当你迷失于闲侃的流言，
当你陶然于枕边的絮语，
当你憔悴于方格之间，
当你瞠然于歌手的口齿，
你是否知道
那最初的语言总与你同在？

语言（二）

我们生而为语言的奴隶

“一切话语都是背叛”，
我们多么羡慕前苏格拉底的哲人们。
多欲的浮士德是否从你们那里
盗取了改写经文的勇气？

我们中的少数幸运儿
偶然闯出了语言的迷宫，
脚踵流着血，
身着罪衣，头戴异端的荆冠，
他们多么想以
呱呱坠地时的淋漓元气，
放声喊出：“我来了！”

可是他们不能。
他们的声音在喉管里打滚，
在坚硬的舌尖上徘徊，——
他们全都被戴上了口箝。

丁字尺

腋下夹着丁字尺
他走出工学院的大楼

他脚步轻快：
眼前的世界是那么井然有序，
一切都化为线条——
平行、
垂直、
相交、
相跨——
纵横交错，起伏有致。
一切都属于他，属于他的丁字尺。

山岳、河流、阡陌——线条；
路、桥、堤坝——线条；
摩天大楼——线条；
监狱囚房窗上的铁栏杆——线条；
战壕——线条。

带钩的铁丝网卷？
唔，下学期就要学用曲线板。

小店

简陋的桌凳，
用墓碑砌成的墙，
碑上字迹宛然，
“显考某公”似乎无碍酒兴。

店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
开市未久，倦容未露，
脸上浮着活泼，
和犹不解迎人的微笑。

也许有一天，
这里会有凤凰冲飞云霄，
遗落下旧日的羽毛，
和这微笑。

1. 路过重庆附近一小镇。

神女峰的寻觅

一个背竹篓的少女，
佝偻着走上山坡。

我向她招手，
示她以最新的旗帜，
问她最古老的问题。

她抬头注视我，茫然片刻，
又低头继续赶路，
把背影嵌进浓浓的雾里。

1992/2013

望黄河

纵有来自天上的潇洒，
却已豪情顿减。
慵倦的肢体激不起
往日的兼天波浪。

砥柱山前的冲击，
龙门的欢跃，
河伯的恶作剧，
都已从记忆中消散。

如今你徜徉在似有似无的两岸间。
人们嘲笑你欲行又止，
举不起轻快的脚步。
他们看不到你前路的壅堵。

说不定在哪个转角处，
贪婪的土地——你的儿女——会把你吞没。
而你曾用千年的时间
把它们一一细数。

Rev. 2013

车过黄淮平原

超载的大地
喘息着千年的渴意
憔悴的农作物
像微秃者的稀发披覆

草根间总有黄土的窥伺
兀突的土堆似乎随时都会碎裂
风霜已把你削得瘦骨嶙峋
我何忍再从你剥去一层诗意

秦川途中

那些景象仍然使我心弦颤动：—
二、三村妇，浣衣溪畔，
虽然流渐涸，水渐浊；
老农微佝，或引牛归，
或在屋前；收拾农具；
黄牛三、五，或啮草、或漫步，
或曳尾闲伏树荫：
溪边池旁，童子成群，
赤身裸体，戏水喧闹；
公路边小铺旁，两位姐妹并肩而行，
妹妹时时加快脚步，以挽住姐姐的臂；
老屋旁，老妇侧倚门楣而坐，
茫然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还有那弯弯的小径，

引向山间的不知名处。 —

一个正在缓慢死去的世界，

却比一些新生的蕴含更多生命的消息。

2000. 07

姜女庙

一个古老的故事，
美丽而悲伤；
每一块墙砖
都记录着爱的憔悴。

爱神被压在望夫石下
纲常的恶誓、
教条的魔咒
盖过她的耳语。

望夫石的泪化作老龙头下的浪，
比海神的盛怒更汹涌；
思想的锁链禁锢住好汉们的心，
比长城更长更坚固。

1989 夏

北戴河拾浪

冰凉的海浪拥上沙滩，
又轻轻地退去。

它携来希望和远方的信息，
沙滩上的泡沫是 它们的残骸。

我们珍惜地拾起一些，
带回我们蜷伏的洞穴。

我们期望它发芽、滋长，
年复一年，
化作人间的波浪。
然而它总是告诉我们，
一个相同的古老故事。